

飞翔

◇ 主编 李寻欢

中篇小说集
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

杭州出版社

飞翔

中篇小说集

◇

主编

李寻欢

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奖

杭州出版社

**榕树下**
www.rongshu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翔/蔡骏等著. —杭州: 杭州出版社, 2002.4

(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获奖
作品文丛; 3 / 李寻欢主编)

ISBN 7-80633-447-5

I. 飞... II. 蔡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·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956 号

飞 翔

李寻欢 主编

责任编辑	朱晓莉 陈晓蓓
封面设计	靳 华
责任出版	郑千里
出版发行	杭州出版社 (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310003)
电 话	(0571)85066305(编辑部) (0571)85066612(发行部)
印 刷	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250 千
印 张	11
版 次	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33-447-5/I · 3
定 价	2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)

评委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主 任：陈村

王小山	王安忆
王朔	王峻涛（老榕）
今何在	宁财神
池莉	安妮宝贝
余华	余秋雨
李寻欢	阿城
苏童	莫言
痞子蔡	韩东

目 录

招娣	1
姓田的树们	40
飞翔	111
隔壁房东的杀人声音	148
老黄历	190
尘埃之上	254

招 娣

作者：书宏

一个五岁的小姑娘用一根竹竿牵着一个瞎子，瞎子手里捏着两个铜片，从村子的那头走过来，走到我家门口。瞎子累了，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台阶坐下，小姑娘挨着瞎子坐着，双手托腮。瞎子很累，而小姑娘却不累。没有人知道瞎子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些年月总是有很多人做着各种谋生的事情。瞎子靠为别人算命为生，那天一路算到我家。

我妈开门泼水，只能是机缘巧合，我妈很少亲自泼水，但那天就是我妈泼的。我妈先放下水盆，拨开木门栓，拉开三寸厚的大木板门，阳光猛然射进来，晃了我妈的眼睛，所以我妈没看见台阶上坐着的瞎子，竹竿，还有那个五岁的姑娘。

瞎子被淋得透湿，几乎缩成一团，连墨镜也被冲到台阶上。我妈“哎哟”叫一声：“怎么这里还坐着人？”引得我爸以及下人和在我家干活的木匠全都跑出来看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瞎子和小姑娘领进门，我爸吩咐人带瞎子进里屋换衣服。小姑娘只溅了点点的水珠，我妈说：“有合适的衣服吗？也给换了吧，这衣服旧的。”家里人找来小孩衣服，我妈就在大厅的中堂上给小姑娘换了。小姑娘非常喜欢，自己扭了好几下，还往天井处更亮的地方挪挪，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。天井中央是个水池，里面养着鱼，能照见看

鱼人自己的影子。这时，水里清楚地映出一个素花小褂，红绸裤，粉色脸庞的小女孩。天生的细眉毛，根根可见，眼角上挑，已经能看出她是个丹凤眼的美人坯子。我妈说：“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你叫个什么名字？”

她转过身，抬头看着我妈，摇摇头。然后就盯着我妈。我妈也是个绝顶漂亮的女人。我姥爷家是邻村鲍家的大户。我家姓方，我爸在杭州做官，是个文官。我家是远近闻名的好人家。和别的殷实人家相比有所不同的是我爸的文章好，我妈漂亮。

我爸我妈结婚三年没有孩子。

那天，我妈喜欢上了那个小姑娘，问她话，她仿佛不会说话，只直直地盯着我妈，一点不怕生，我妈蹲下要抱她，她就扑在我妈的肩上。我妈就流下眼泪，说：“这个小丫头，跟着个瞎子。”小姑娘只扑闪着眼睛。

瞎子换完衣服已经出来。我爸说：“先生，委屈你了。这身新衣服就送给你了。”说完，又拿出几个钱塞进瞎子的手里。瞎子也没推让，也没有表情，谁也看不见他墨镜后面的眼神。瞎子说：“大哥大姐是个好人家，不嫌弃我就给你家算上一卦。”

我爸说：“先生都会算什么？”

瞎子说：“那要看大哥求什么？”

我爸和我妈互相看了看说：“求子。”

瞎子捉过我爸的手，摸了又摸，掐了又掐。

良久，瞎子说：“大哥命里无子。”

我爸生气，但忍着没说。我妈说：“先生有破解的办法没有？”瞎子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家先有两个女的，要是都溺了，就有子了。”我爸一听，转身回了自己的书房。瞎子说：“大姐，我也该走了。”说完，摸过自己的竹竿，递到小姑娘的手里。我妈拦了一下，说：

“这个小姑娘，跟你怎么过，多苦。”瞎子说：“是啊，大姐心疼就留在大姐身边，长大了做个丫头，大姐就积德了。”瞎子对着我妈就鞠了个躬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妈搂过小姑娘问瞎子。

“革命，哪有个什么名字。”瞎子说。

我妈想了想：“那就叫招娣吧。”

以上的情节是我杜撰的，但事情是真实的，我的父母从一个瞎子的手里收养了我的姐姐招娣，并且依瞎子的话，我父母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孩，给溺了，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孩，依然给溺了。之后，我的哥哥方守春出生了，再之后，我出生了。

听招娣说，守春出生的时候，很可爱，很好看，后来发现守春不说话，始终不说话。邻居们说这是贵人语迟的征兆。再大了，守春还是不说话。我妈情急下用柳条抽他的手心，守春拿眼瞪我妈，抽得重了，守春嘴一撇，就哭，光流眼泪，但就是哭不出声音。我妈扔了柳条说：“报应啊，话都让你爸说光了。”

在我能记事的时候，记得家里人经常商量父亲纳妾的事情。我爸偶尔从杭州回家，先乘船，骑马或坐轿，通常是三五个人陪着，他们来了就住后院的屋里。我家的屋子是父亲上辈留下的，和皖南所有的宅子一样，只是我家的更大。父亲做官之后，依然干着我爷爷没干完的事情，就是雕刻屋子里的木头，很多木匠就住在我家，从早到晚地雕。在村里，除了祠堂之外，我家的宅子是最好的。整个宅子以天井为中心，分前厅、后厅，左右两层木楼，后面是一个大院，然后是一圈房子。

正门是一个有石雕和砖雕混合的门，门两侧是两个石鼓，磨

得黑亮黑亮，进门一眼望见中堂，一块由先人题字的金字黑匾高挂在一根雕花的梁上，梁的两头是两根一人抱的木柱，听家里的木匠说，大梁和柱子都是缅甸的木头，刀砍不动。走到中堂路过天井，天井的一边有一个水池，池水和村里的溪通着，池里游着些红色鲤鱼。整个宅子除了外墙是砖石，里面全是木头。楼梯、门、窗、屏风等等，包括隔开每一间屋子的墙都是雕花的木板。

家里的木匠是上一代就在我家干活的，在我爷爷时，宅子不断地扩建，据说木匠的人数比现在要多得多。到我记事的时候，好像就只有四五个人了。而且因为工钱不会太多，这些工匠还时常给别人家做活。

守春到了上学堂的年龄，他实在是个读不了书的人，连先生都这样说，没办法我爸就让他在家里读书。守春因为从小跟木匠们在一起，木匠干活，他就在一边看。母亲发现了就把他叫走读书，为此曾经经常警告守春，我们家是不可以出木匠的，一定要守春读书，并且狠揍过他，守春就不敢再整天缠着木匠们了。对我爸我妈来说，守春是个省心的孩子，而我则不行，非常淘气，却赢得了大家的喜欢，学堂的先生喜欢我，我妈喜欢我，我爸喜欢我，甚至山上的不二禅寺里的演成师傅也非常地喜欢我。但招娣不买我的账。

我四岁半上的学堂，由招娣背着我去，下晚再把我背回来。学堂在村口，一条河把我家与学堂隔开，河上是座风雨桥。风雨桥就是把桥盖成房子，有六扇窗，一边三扇，黑瓦白墙。桥里有石凳，供过桥人休息。招娣背着我经过那里时曾经问我：“弟，你是读书人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把桥盖上盖，人经过桥的时候，怎么就偏偏会下雨呢？”我搂着招娣的脖子说：“姐，我不知道，先生没教过。”之后，我把招娣的这个问题问了学堂的先生，先生拿起戒

尺就打了我的手心。

一个五月天，学堂早早便下了课，我没让招娣接我，自己回了家。先找招娣，没找着，我妈也没在，于是便挨屋找守春，哪儿也没有。去了后院木匠们住的屋子里，才找到他。守春正弯腰坐在那里背对着我，我蹑手蹑脚地上前看。守春竟然背着母亲刻木头，隐约刻的是一条鲤鱼，好像是照天井池子里的鱼刻的。

我一探身，一把抢过守春手里的没刻好的木头鱼，转身就跑。跑到天井里，守春追上来，比划着想要回他的鱼，他缠着我，一脸的谄媚。我说：“你又刻木头，不读书，我要告诉我妈，还要告诉我爸。”守春在我面前又是跺脚又是转圈，让我觉得非常好玩。我走到哪儿，守春就跟到哪儿，直到我觉得有点不想玩了。可看到鱼池又让我起了个念头，我说：“守春，你给我捉一条活鱼，我就把这条木头鱼还给你。”守春搬过一只凳子，踩上去，一个跟头就翻进了池子里。咕咚，沉下去，又上来，又沉下去，又上来，哪里还能抓什么鱼，池水根本就跟守春的个子还深。

守春张大了嘴，一上一下。这时我才觉得害怕，而且越来越恐惧，我认为守春肯定要被淹死了，忙喊人，连声音都变了，刚喊了两声，就大哭起来。我不记得招娣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依稀记得忙乱中，家人和木匠还有招娣一起，七手八脚地将守春捞了上来。上来以后，好半天，他才吐了一地的水。

招娣把我揪到一边，问：“守春怎么就掉水里了呢？”

我已经不再害怕，把脖子一拧说：“他笨，捉不着鱼，自己还差点儿淹死。”

招娣说：“你不笨，我看你怎么把鱼捉上来。”

我说：“你有本事，你把鱼捉上来。”

招娣说：“我要是把鱼捉上来你怎么办？”

“随便。”我一翻眼睛。

“那你向守春道歉，以后再也不许欺负守春。”招娣说。

“行，那你得真把鱼捉上来，全都捉上来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不许反悔，你发誓。”招娣说。

“我发誓，我要反悔就让我掉到水里淹死！”招娣扭身出了门，没一会儿，就回来了，身后跟着手拿赶网的渔夫。渔夫下水没几下就把鱼全都捞上来，放在一个大木盆里。

我哇的一声坐地就哭了：“姐你赖皮，说好了你下去捉鱼，你让别人捉，不算数。”招娣说：“呸，我的主意就算是我捉的。除非你比我有主意。”

“我一定比你更有主意。”我抹着眼泪说。守春在一边拿眼直直地看着我和招娣。晚饭时，我赌气不吃饭。招娣跟我妈说守春自己掉水里了，我被吓着了。我妈数落了招娣，招娣就低头听着，我妈说：“多不小心，今天我领守春和来春睡吧。明天去山上的不二寺上几炷香。”

不二禅寺的住持叫演成，和我爸是很好的朋友。师傅长得很清秀，两只眼睛非常亮，师傅总是夸我长了对亮眼睛，但我倒是觉得师傅的眼睛真是亮得非常。很小时，我爸便经常领着我找演成师傅喝茶。我记得演成师傅喜欢和我爸聊大方片茶。大方是个和尚的名字，在寺庙中种茶，制出一种茶叫大方片。我爸问师傅，出家人研究茶叶，算不算世俗心。师傅告诉我爸，茶叶俗，心不俗。因为我小，不太爱听他们说的话。但那时，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爸在杭州有相好的，无意中让我听见。演成师傅就叹息，说我爸是情字不了。

我爸从小就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，我爷爷

花了大价钱送我爸读书，先是去的上海，然后在北平，最后从南京到杭州就职。官场并不一帆风顺，仗着家境殷实，他勉强还能过得去。我不记得是哪年我爸做了不二禅寺的居士，那时我爸就不沾荤腥和酒了。我记得演成师傅曾经这样跟我爸说：“修行就是戒行，就戒个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”我爸说：“我只能多戒一样是一样。”

“为什么一个情字就戒不了呢？”演成师傅说。

“戒不了。”我爸说。

“凭什么就戒不了呢？”演成师傅问。

“可能是缘分吧。”我爸说。

“是你的心有缘分吧。”演成师傅说。

“惭愧。”我爸说。

每次和演成师傅的对话结束之后，我爸总是说自己惭愧。我非常不爱听他们的话，但他们谈起诗书时，我爸却让我无论如何站在一边听，不许走开。谈我爸在杭州的事情，有时候让我出去自己玩，有的时候也不赶我。我知道他们以为我小听不懂，但我全都明白。我知道我爸是觉得我妈不如杭州的那个女人好，但是我爸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于是就找演成师傅。

我最喜欢演成师傅院子里的枇杷树，有十来棵，抱成团，树下有个放生池，远近闻名。这儿的枇杷总是比别处的熟得要早几天，个大，也甜得不一般。每年无论我爸是否从杭州回来，都会由招娣领着我到演成师傅这儿要枇杷吃，演成师傅先把枇杷放在供桌上，然后给我吃。

那天，招娣按我妈的吩咐带了钱、香火，还有一些糕点，领着我去了不二寺。先拜了所有的佛像，再去了演成师傅的屋。演成师傅吩咐人拿来许多从供桌上取下的枇杷。

演成师傅问我：“来春，为什么你会这样爱吃枇杷呢？”

我说：“是大师的枇杷好吃。”

演成师傅说：“不对，是你好吃。”

我一边埋头剥枇杷的皮，一边把枇杷肉塞进嘴里，把核吐出来，说：“我馋，但你的枇杷确实也好吃呀。”

招娣这时最老实，一动不动地垂手看着我们说话。

演成师傅这时就笑。

招娣忍不住也小声地问师傅：“您把枇杷摘下来供佛，是因为佛也馋吗？”

演成师傅又笑：“方家小妹，是你拜佛还是佛拜你呢？”

“是我拜佛。”招娣小心地答。

“佛需要你的一拜吗？”演成师傅说。

招娣无语。

演成师傅接着说：“枇杷也是一样，佛不需要我们供枇杷，而是我们需要。”

招娣似懂非懂地点头，而我这时早已跑得远远的了。

那天，我盯上了不二寺的放生池，干了幼年时最坏的一件事。出了不二寺，我跟招娣说：“姐，我能把放生池里的鱼全都给捉上来。”

“你敢。”招娣想了想又笑了：“谁家打鱼的也不敢逮放生池里的鱼，会遭报应的。”

我说：“你等着。”

招娣没理会我。

转天的上午，招娣将我背到学堂。等招娣一走，我跟学堂的先生说肚子疼，捂着肚子嚷嚷。先生说要送我回家，我说自己回去就行。先生只好让我走了。

五里地外是个小集，集上有药店。药店里的人都认识我，见是我，问：“来春，怎么不上学堂，自己出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姐让我抓药。”

药店的伙计说：“抓什么药？招娣呢？”

我说：“招娣在外面，买别的去了，我妈让我们早回去。我姐就让我来抓药。”

“抓什么药？”

“砒霜。”我说。

我没回家，径直就去了不二禅寺，寺里的师傅们都认识我，只当我是去吃枇杷的，谁也没注意。我就把一大包砒霜倒进了放生池。放完了，看着砒霜的沫散进水中，一群群被放生的鱼正游得欢。没敢多看鱼儿怎样，抬头正看见不二寺二楼藏经阁的屋檐。一群燕子盘旋着，风一样地从枇杷树林中掠过。我把包砒霜的纸扔掉，心里又害怕又欢乐，想，招娣你总算知道我是能捉到鱼的。

第二天，我正在学堂，忽然招娣来，把我叫出去，问：“弟，你是不是害了放生池里的鱼？”我说：“我早就讲了，我能逮上鱼来，守春他笨。”招娣二话没说，一把将我提起来，连拖带拽地把我弄回了家。招娣没领我从正门进，侧面有个直通厨房的小门，避开天井，拐上二楼她的屋里。招娣把我推到墙上，我觉出害怕了。招娣说：“弟，别哭，听姐的话。”然后，招娣从柜子里拿出许多布，三下五除二扒掉我的裤子，将我的屁股用布裹上，再穿好裤子。

下楼时，招娣又说：“弟，你是读书人，要拈好听的说，人家就能饶过你。”下了楼还从侧门出去，再从正门进来。

我的事情闹大了，连祠堂爷爷都来了。祠堂爷爷是村里辈

分最高的，已经老得不成样子，平时就住祠堂，由全村方姓人供养，孩子们不按辈分叫了，都叫他祠堂爷爷。每年由他主持祠堂祭祖仪式，平日里就在祠堂门前晒太阳。我刚进门，学堂的先生也颤颤地跟来了，不二寺管庙产的和尚也来了。家里全是平时不大见面的人。祠堂爷爷说一定要我爸回来，并且安排人马上去杭州给我爸报信。我爸的几个种地的堂兄弟，上来把我揪到祠堂爷爷的面前。

我妈上来用手指头戳我的脑门说：“死孩子你作了大孽了。”我立马哭嚎起来。我妈又说：“哭，哭，早干什么去了，真不如哑巴守春省心。”

祠堂爷爷说：“来春，读书读得怎么样？”

我先跪下，用眼角的余光看见招娣跟我使眼色，忙哭着说：“太爷爷，读书读得好。”

“读得有多好？”

“我弟读书过目不忘。”招娣在一边大声说。话音刚落，就被人拦走上了二楼。

祠堂爷爷又问学堂的先生，学堂先生也是吓得不行，半天没说上话。

“你背一段给我听听。”祠堂爷爷转脸又看着我说。

我就带着哭腔背了个《三字经》。

祠堂爷爷眯眼听完了，说：“让你爸爸回来跟演成师傅商量吧。”我爸的几个堂兄弟搀扶着祠堂爷爷就走了。学堂先生也走了，管庙产的和尚也走了。

人都走光了，我妈把我摁在凳子上，举掌就打，打了几下就觉出不对劲。扒掉我的裤子，看见了缠在屁股上的布，我妈抬头就喊：“死招娣，你给我下来！”

招娣从楼上下来，领着我跪在我妈面前。我妈就哭：“来春，你作了多大的孽呀，跟你爸一样，不让我省心。”招娣说：“妈您别着急，明天我领我弟去不二寺跟演成师傅道歉去。”

晚上，招娣搂着我睡觉，给我洗完脚后，招娣让我先睡下。往常都是招娣哄我先睡了，她再跟我妈聊天，陪我妈抽口烟，做点针线什么的。今天，我睡不着，问：“姐，我杀了那么多鱼，演成师傅能饶我吗？”招娣说：“出家人心善，肯定饶你的。回头去集上多买些鱼放回池里。”我又问：“我爸能饶我吗？”

“能，你爸多疼你，你读书这么好。弟，别瞎想了，睡吧。”

“姐，我能捉上鱼，我就是比守春强，他又哑，又笨。”

“弟，这事了结了，你跟守春道歉，不是你抢他的木头鱼，又让他下水，哪里会出这么大的事情。将来这个家就指望你了，你哥哥顶多就是种地。种地的可怜，你可要好好读书。日后千万不要种地！”

“姐，我就不跟守春道歉，日后我就种地。”说完，我就闭上眼睛，扭过身也不理招娣，自己就睡了。快睡着的时候越想越收不住，眼泪禁不住就往下淌，然后我感觉招娣给我擦，心里塌实了许多，便不再哭。但忍着不理她，不像以往，枕在她的胳膊上，让她一边给我挠后背，一边搂着我睡。

天蒙蒙亮，招娣便叫我，她已经都收拾好，连去寺里的香火和钱都已准备妥了。她把睡眼惺忪的我拽起来，梳好冲天辫，扎上，把衣服穿好。

招娣先跨出门，在门外的台阶下俯身要背我，我一闪身从招娣身旁躲过去。招娣在身后大声喊：“妈，来春他还不听话。”我妈在宅子里喊：“小东西，你给我好好收拾他。”我妈一边说一边不知道把什么东西拍得啪啪响。

我回头冲招娣做了个鬼脸，然后转身就往不二禅寺的方向跑。招娣边喊边在后面追：“小心跌着。”我熟悉山路，一路小跑。山上山下全是雾水，到了半山腰，山下的村子已经隐在云雾中。山上的不二寺也是黑瓦白墙，半隐在绿树中，素黑的飞檐仿佛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一样。寺里的枇杷果也从墙头探出来，十分美丽。我光顾着跑，全然忘记了今天来寺里干什么，又不用上学堂了，我满心的欢喜。

演成师傅已做完了早课，正在寺门前，老远就看见了我颠颠地跑上来，后面跟着个招娣。

等我跑到跟前，演成师傅就问：“来春，你做什么来了？”

“跟师傅道歉呀。”

“道什么歉？”

“我杀了师傅的鱼。”

“那你跟鱼道歉呀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鱼都死了，我怎么跟它道歉？”

“那你来干什么？”演成师傅笑着说。

我一摸后脑袋，不知该怎么说了。招娣说：“师傅，我弟害了寺里的鱼，有罪吗？”演成师傅说：“没罪。害一条命，还一条命。”

我说：“师傅，我错了。我改了。”

演成师傅说：“你爸知道了吗？我听说已经让人去杭州捎信了。”

招娣说：“是。”

演成师傅说：“我听说你书读得好，我出个对子你对来看看。”师傅背手踱了两步，然后摸摸我头上的小辫，上山时跑得急，可能歪了，招娣便过来想给我重新扎。

“青山绿水，小儿顶是个歪辫。”演成师傅说。